



意气风发马蹄疾

□ 祝鹏程

马年来到。在中国文化中,马是一种与矫健、刚毅、生气勃勃等形容词联系在一起的“人文动物”,人们乐于把美好的愿望寄寓在马的身上

天马来兮从西极

马是六畜之首,尤其在古代,无论是军事、生产、交通、游艺都离不开马。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,就已经出现了用四匹或六匹马拉的双轮马车,马上还有装饰头络,看来,在商代晚期,古人就已经掌握了高超的驯马和驭马的技巧。《淮南子》中就记载了先民驯服野马的过程:“夫马之为草驹之时,跳跃扬蹄翘尾而走,人不能制。……及至圉人执之,良御教之,掩以衡轭,连以辔御,则虽历险超堑,弗敢辞也。故其马之不可化而可驾,御教之所为也。”寥寥数语,生动地体现了人类在文明史上的不懈探索。

先民有言:“马者,甲兵之本,国之大用。”(《汉书》)对于古人而言,马首先是征战的资源。中国的原生家马虽然耐力持久,却有矮小、颈短的缺点。为了改良马种,汉武帝刘彻曾多次派遣使臣到西域,从当时的大宛与乌孙等国引入骏马,进行大规模的繁殖和杂交实验,使中国马的品质有了很大的提高。产下的马匹体形变得结实,行动更为敏捷,耐力仍然持久,速度和爆发力则大幅增加,在抗击匈奴中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武帝为此赋诗:“天马来兮从西极,经万里兮归有德!”

唐代是另一个大量从西域引进马匹的时期,唐高祖李渊、唐太宗李世民都曾致力于搜罗西域诸国的优良马匹。甚至连举世闻名的“昭陵六骏”也不例外,历史学家葛承雍曾细致考察了这六匹马的名称、体质结构、外观造型等方面,论证了“六骏”中至少有“什伐赤”、“白蹄乌”、“特勤骠”、“拳毛騧”四匹属于突厥马系中的优良品种。这些西域神骏的引入,大大改良了中原的马种。开放的汉唐正是以如此包容的姿态面向世界,创造了气象万千的盛世。至今,我们仍能在唐三彩、壁画、石刻中窥见那些气宇轩昂、体态俊美的良驹。

翩翩白马儿

马在历史上的作用,不仅体现在军事上,还体现在文化上。在古人眼里,马是高贵而神秘的动物。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有言:“行天莫如龙,行地莫如马。”人们认为龙首像马,龙身的一部分也取自马体,因而时常将骏马与神龙并称。传说远古时期,人文始祖伏羲苦思天地之道,就是受一匹驮着《河图》的龙马的启发,创制了八卦。《西游记》里西海龙王的三太子也是因为触犯了天条,被观音点化,于是变身为白

鹤姿”,来形容老而弥坚的精神。

在文人眼里,“能跃复能驰”的“翩翩白马儿”(白居易诗)象征着超凡的才能与远大的理想。在他们的笔下,马往往兼具清俊的外表和坚强的意志。曹植笔下的战马意气风发:

“白马饰金

正因为如此,古人是极爱马的。历史上还有几位以画马而闻名的艺术家。唐代画家韩干就以画马著称,他一改前代画师“螭颈龙体”的画风,采取写实的手法,

画出了体态丰硕、比例精准、

马,在他的画笔下,这些野马充满了视觉冲击力:有的昂首悲鸣,有的奔腾飞驰……造型上形态各异,气韵生动,神态上睥睨万物,自由不羁。显然,在徐悲鸿的笔下,马象征着自由、野性和力量。

踏花归去马蹄香

在游乐中,马也是不可缺少的角色。中国历史上盛行马球。东汉末年,曹植就在《名都篇》中生动地描绘了京都少年对这一运动的热爱:“连骑击鞠壤,巧捷推万端。”马球的全盛期是唐、宋、元三朝。当时的赛场上需要球员十人左右,不限男女,成员们头戴幞巾,足蹬长靴,

骑着骏马,手握长柄球杖,分成两队展开激烈的竞技,将球击进对方球门即取得胜利。

作为一项有益于参与者身心、骑术的竞技,马球运动的普及程度极高。上

至帝王贵胄、中至文人墨客,下至平民百姓都

参与其中。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,孟元老就

记录了女性打马球的情景:

“人人乘骑精熟,驰骤如神,雅态轻盈,妍姿绰约,人间但见其图画矣。”女子举止娴雅,马匹行动飘逸,引人神往。

骑马游春是自古以来的习俗,唐代的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描绘了贵妇们春天乘马出游的场景。白居易

也陶醉于钱塘湖畔“乱花

渐欲迷人眼,浅草才能没

马蹄”的游治。而人们一看

到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

尽长安花”,便会想起一个书生

坐在马上挥着鞭子,志得意满的

样子。到了晚清,随着女权运动的

开展,很多新学堂开设了针对女学生

的骑马课,骑马的女性逐渐增多。北平

时期的北京,女学生在白云观等地骑马游

春,甚至还成为街头一景。试想,摩登女性们

穿着各色服饰,纵马加鞭的时候,也颇有豪迈之气呢!

兄弟民族中也有与马相关的竞技。藏族那曲地区的“羌塘恰青赛马节”就是其中的代表。赛马节是一个综合性节日,一般在农业收获后举行,包含了赛马、举重、拔河等多种竞赛。参赛的马匹都是从各地选拔的最好的骏马,骑手则多为十来岁的藏族少年。开赛之前,由资深的喇嘛给所有的参赛者加持祝福。枪声响起,上百匹骏马像闪电般冲向终点,成千上万盛装的牧人在两旁加油鼓劲。冠军会被人们抬着欢呼游行,获胜的骏马则会被进献的哈达淹没。人们通过狂欢的节日来庆祝丰收,祭祀神灵,也展示着年轻人的力与美。

无论是在战争中,还是在文艺中,乃至

于游乐中,马,都是一种烈烈奔驰、充满生机的动物。在马年里,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一往无前、不畏艰难的精神,就让我们以梦为马,去实现美好的愿望吧!



立马葱茏

□ 陈力

马年到,朋友送青铜雕塑“成吉思汗的两匹神驹”贺岁,日看夜思,终成一梦。策马追风去,青山身后移,一下子穿越到少年时光。

第一次真正的骑马是在初中暑假的一个清晨。山清水秀的一片草甸子上,背课文累了的少年扯开嗓子,试图要唤出远山的神仙。神仙没到,茂密的次生林带如波浪般裂开,护林员王大叔纵马而出。可能是我羡慕大叔的骑士派头,而多见树木少见人的大叔也有着强烈的交流欲望——没聊多久,他决定把我扶上马背。

大叔的黑骏马立刻展现了“天池龙种”的神采。一声嘶鸣,迅速把后背和地面的平行线变成了垂直线,浑不觉把我高高扬起、重重摔下,仿佛挣脱尘世羁绊,四蹄腾空,绝尘而去,只留下我的呻吟和大叔的笑容。

尽管大叔解释我收缰、用蹬都不得要领,体重又轻,黑骏马以为大叔给它放了假才释放轻松,可年轻气盛的我岂肯就此干休?一次又一次挑战,一次又一次挨摔,直到人不再笑、马不再烈。经过摔打在马背上建立起“再平衡”后,高度是最好的鼓励,速度是最好的疗伤。几个折返下来,我渐渐觉得在“教练”视野里、在小面积的草甸子上驰骋终不过瘾,于是开始穿林海、上高山。当嫩绿的枝条从两肋后退,凉爽的小风从两颊吹来,我在同频共振的马背上豪情倍增。掠过一沟,再飞一次,冲上一坡,再越一峰……待神骏一声长啸,如醉如痴的我才回过神来,一览众山小。

我知道马有灵性已是在若干年后。在阴山脚下最后一个骑兵营里,来自机械化兵种的田排长见到老兵转业与战马洒泪而别,自此爱上了这“无言的战友”。排长告诉我,如同草原上的“熬鹰”一样——人鹰对耗,如果人先打了瞌睡,那鹰宁可死在你手里也不会臣服。马也如此,如果你和它磨合,胆气、意志怎样,体能、驭术如何,都是人马合一的重要前提。“成吉思汗的两匹神驹”更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:在成陵,两匹神驹传世而来的“银河双骏”每年都享受四时祭祀。传说,一母所生的两匹马自从双双被选为成吉思汗的坐骑后,马弟弟因为得到的表扬少出走到了遥远的地方,马哥哥不远万里一路疾驰找到了弟弟。弟弟高兴时,哥哥总是泪流——忘不了成吉思汗的恩德。于是骏马兄弟重新回到了一代天骄的身边。

进入城市,骑马的经历越来越少。去骑马,旅游点唯恐游客受伤,马匹总是有人牵着,多了约束,慢吞吞了无生趣。看赛马,速度锦标使骑乘变得功利,发现即使是得了第二的骑手都不快乐。越发怀念少年的那次骑乘:人与马,身体精神互动,又好又快驰骋。立马山巅,仿佛融入万里碧空。



栩栩如生的骏马。从他传世的《牧马图》,我们不难看出扑面而来的

盛唐气息。同时期的曹霸也是画马的名家,他笔下的马被杜甫赞誉为:“斯须九重真龙出,一洗万古凡马空。”宋代的赵孟頫也是一位马痴,他的名作《浴马图》留传至今。传说为了捕捉马的情态,赵孟頫在床上模拟马翻滚时的动作,他的夫人从门缝里偷窥,恍惚觉得伏在床上的是一匹马!

在现代画家家中,以画马名世的是徐悲鸿。徐氏既擅长西方的油画与素描,对马的动态、形体了如指掌,也精熟传统国画的技法,从而很好地将写实与写意、马的形态和传统的笔墨结合在了一起。有感于“万马齐喑”的社会状况,他独辟蹊径,喜欢画没有鞍、辔束缚的野

敬慕骏马

□ 韩静霆



我歌唱并且崇尚思维着的生命。

我毕竟是凡夫俗子,我生来都在奔跑,所以我也画马。崇尚禅师的宁静和敬慕骏马的喧腾,刚好是我生命的二重性,二重奏,复调。我的书房因之称为“嘶鸣堂”,我在一番寂寞的笔耕之后,常常有学马大声嘶鸣的愿望,我自封贩马客,弼马温。我在自作《八骏图》上自题长调自嘲,可见我这东西不论上不上足草料,都会没命地跑,这是我的宿命。

话说这雪落漠野万壑平,残月遁云中。且听那寂寞洪荒唱大风,鸟哑唆唆鸣。直惹得,樵楼上,更鼓儿乱敲,宿鸟儿就惊,佳人梦难成。思想起,半生踏长鬃。

天涯路,四方抛撒俺嘶鸣,凡入四蹄轻。食些个枯草,宿些个老营,夏天里喘落满天星,冬日间热汗凝为冰,何暇看闲花野草?几曾有对月酌酌;数不尽的荒村驿站,解不脱的鞭辔缰绳,不记得来时路,疏淡了故乡情,任人笑痴傻,凭人说魔怔,便是骂俺痴狂背后冷,俺也是淡淡一笑耳边风,惟叹路不平。虽说是,千岩万壑雨不定,秋云起处响暮钟,笃信那,明儿天有晴,前边儿正是杏花闹薰风,柳暗花又明。不改这般歹症候,夜夜续演旧时梦。何妨再淋些个豪雨,情愿再迎着朔风,做一个好情种,明明白白后个死硬,万里抖长鬃。

